



獵人的子孫

藍 · 芒 著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PDG

目 錄

紀念碑·····	1
在筏上·····	17
獵人的子孫·····	38
米巴的歌·····	53
后記·····	80

紀 念 碑

“罗幼学呢，看見了嗎，啊？”一个高大的人走过來，他的兩条粗眉毛擰成一条線，气汹汹地問。这是連部的助理医生。

“医助同志，我們各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，罗幼学……我們……沒看見！”坐在那里磨着斧子的三班副說。他看也不看医助一眼，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回答。这是他的老毛病：不論什么場合，对什么人，他都要先开几句玩笑。

医助听見三班副有些油腔滑調的口气，心里大为不滿，鼻子里“哼”了一下，就气呼呼地要往工地跑。

“医助同志！你何必臉紅脖子粗呢！”三班副見形势不对，就赶紧解釋：“罗幼学同志能跑到哪去哩！他不在脫坯場，就在泥工班……”

医助声音更大的“哼”了一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后面有一陣笑声送着他。

“看他，多凶啊！”蹲在旁边的小王，一边替三班副把水澆到斧子上，一边看着医助，嘴里嘖嘖地說：“三班副，不是說世界上数医生的脾气最好嗎？像他这样，人沒病死都給他嚇死了，还‘医’什么‘生’哩！”

“你咋了？你以为世界上所有的小鬼都像你一样姓王？五个手爪子都有長短嘛，还能要求所有医生都一样好脾

气？”三班副說了，就向坐在周圍听他們講話的人眨了一下眼。

周圍的人看着小王，無聲地啞笑着。

“你看你，就老沒正經……”小王說，羞得滿臉通紅。他是個新兵，平常在小組會上發言都要臉紅的。這時，他拿起一碗水，狠狠地潑到斧子上，潑了三班副滿臉的水点。

“喲，輕点嘛，三班副說。抹了一下臉，又說：“小鬼，你才來我們這里，不了解他，別看他平時脾氣躁，給你医起病來可好啦。還有呀，他一看見‘他’呀，就像粉条泡上水一樣，渾身都軟啦！”

“‘他’是誰呀？”小王急切地問。

“‘他’是誰呀？”三班副正想回答，突然，在大家后面，一個人也这样問。

三班副扭头一看，連忙丟了斧子，喊道：“起立！”

“坐下，大家坐下。”那個人抬起兩只手，叫大家坐下。這是昨天新到連上來兩位記者；不過他和有些記者不同，據說要在連里多住些時候哩。他擠到前面坐下來，說：“怎么，談天嗎？那就繼續吧，我也想听听。”

在生人面前，照例大家都很局促，只是低着頭一句話不說，就連最調皮的三班副，現在也規規矩矩地磨着斧子。

“談吧，談吧。”記者笑着鼓勵大家。

大家還是不說。隨後每個人都找到了借口，向他規規矩矩地報告之后就走開了。只有三班副和小王還蹲在那里磨斧子。这下可傷了記者的心，他們把我當陌生人看，“他想。他感到臉上一陣紅，一陣。為了掩蓋這種窘態，他又問三班副：“副班長同志，你剛才說的‘他’是誰呀？”

“一个人，記者同志！”三班副謹慎地說。

“不是秘密吧？”

“當然不是。”

“那總可以向我宣布羅！”記者說，自己就哈哈大笑起來。

“可以，”三班副忸怩了一下，微笑着說：“他就是我們的副排長羅幼學同志……”

“啊，就是他呀！胡弄了半天，一排副我還不認識！”小王洩氣的說。

“你‘啊’啥？你認識他，你就不了解這個人，”三班副忽然惱火了，好像這被小王輕薄的不是羅幼學，而是他自己一樣。

“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哩？”記者很感興趣地問。

“他呀，你就隨便問我們連里哪個戰士——除了這小鬼！——提起我們的一排副，誰不豎起大拇指？……”

“哪……我還不認識他哩，你說說他相貌怎樣？”

“他長得不長不短，不肥不瘦；寬寬的臉膛紅泛泛，就是脾氣有點怪！”三班副滑稽地押着韻說。

“怎麼？”小王不知道三班副葫蘆里賣的什麼藥，不由得好奇起來了。

“你也愛听了，小鬼！”三班副用指頭戳了小王的額頭一下，咳了一聲，就慢慢的說：“三個月前——那時你還沒來呢；記者同志昨晚才到，自然就更不用說了。你們知道吧，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……”

“同志們！我們在這裡豎塊石碑吧，留個紀念。”那時，一排副剛從軍區開功模會回來，他在連部一刻也沒停，就趕到

老林里領着大家伐木。他告訴大家：“人民可尊敬我們啦！都說我們是開天辟地的英雄。……我的心听得熱呼呼的，總想：这回回去可得更加努力，把營房提前蓋起來。現在咱們在這豎起一塊碑來，等以後人民到這里一看見它，就想起咱們解放軍為了保衛邊疆，鞏固國防，怎樣在沒人到過的深山老林里工作，讓他們永遠記住我們；也讓他們相信：我們永遠是他們忠實的子弟呀……”說完，他寬寬的臉膛上泛起微笑，等待大家回答。

過去好些人有這個習慣：只要是名勝古迹的地方，就可以看見牆上、樹上寫上很多“×××到此一游”的字樣。這是一種很壞的習慣。戰士們到了深山老林里，也就有很多人學這種方法，用木炭和粉筆在山石上、樹樁上寫着很多這樣的話：“×年×月×××到此伐木”，“×年×月×日×部一排全體同志到此工作，戰鬥……”。可戰士們這樣寫，不過是為了想告訴人民：我們奉了你們的命令來這里建設邊疆，我們完成了你們所給的任務。因此，大家聽見一排副營石碑的提議，就都興高彩烈的同意了。人們利用休息時間，找石板的找石板，擬稿子的擬稿子。說到擬稿子，還費了一番功夫呢。當時文化教員擬了一個，說是：“在這祖國遙遠的邊疆，在這沒有人煙的深山老林里，我們——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士，人民忠實的兒子，奉了祖國的命令，為了建設邊疆，鞏固國防，於1953年×月×日曾戰鬥在這里，工作在這里……同志們！當你們到了這里，當你們看到這塊石碑的時候，請你們記住我們吧！請你們相信：我們在過去，現在，未來都是和你們在一起戰鬥……”大家一看，都覺得不好，太羅嗦，尤其是後面一段，簡直像在自吹自擂……。這樣翻來

复去的拟了好几次，最后决定用“1953年×月×日，祖國英雄的战士在这老林里伐木”几个字。稿子拟好了，大石板也有了，接着就开始刻字。三班副原是石匠出身，就請他来搞这工作。他抽休息、游戏的时间，甚至有时候半夜半夜地点着明子干。搞了十多天，总算完工了。第二天中午，大家就选老林入口处的一塊地方把它豎起来。那时大家的情绪多高啊！很多人都叫起来，跳起来，真像是什么偉人紀念像竣工典禮一样呢。此后，大家干工作也就更像一阵風一样，因为大家都想：这块碑就是我们的功臣榜，如果我们不好好地干，就会配不上它。当天晚上，大家都睡下了，可都睡不着，于是就談起我们的工作，談起这块碑，又談起以后到这里來的人看到这块碑时，他们会怎样想。

“要是那时人民，哎呀！可能还有作家吧，当他们看到它，觉得这事有宣傳出去的必要，”一排副激动得像小孩一样說，他从来都没像今天晚上一样，說那样多話。“他们來查我们的名字，那可咋办？那时可是把李三貴，王光全，罗幼学……都給搞到报上去啦……”

“那还能咋办，那时我就說我不叫王光全！”

“为什么要隱姓埋名呢？那时我要是还在这里，我就把我们怎样艰苦和自然战斗的事情，通通都講給他們听呢？”

大家正談到勁头上，却有这么个丧气的家伙——一班战士王輝武，他半天沒吭气，这时忽然說：“以后，以后，我看以后人民还要罵我們哩！”

“怎么？怎么还要罵我們？”大家一齐發火了。

“怎么？——就这样。那碑上寫得不明不白：‘……在这老林里伐木。’誰知道我们是拿國家的森林砍了当柴燒呀，

还是怎么的呢？以后人民到这里來建設，可好木材都給我們伐得差不多了，他們還不罵我們呀？”

这时，有很多人都不吭气了，但有些人还在爭論。

自从听了王輝武的話以后，罗幼学就一句也不說，靜靜地躺着。听到他們爭論得不可开交了，他才說：“大家睡吧！”可是，怎么会睡得着呢？連他自己也睡不着。他翻來复去的想着，感到又气愤，又伤心：难道人民真的会对我們發生这样的誤会？难道我們能讓人民對我們的工作發生誤会？哎！难道同志們費了那么多工夫，搞出來的石碑是塊廢物嗎？他感到多么难过！他試着閉起眼睛，可是心里翻騰得更厉害。

这夜大家心里像攔上了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下的乱得不行；沒味道極了。

第二天發生了一件事情，这使大家都傻了眼啦：那紀念碑不知被誰打得粉碎！問大家，誰也不吭气，看神色誰也摸到了几分：这是一排副干的。

唉，真是，費了那么多功夫搞起來的紀念碑，現在落了一場空！……

“是他干的？”記者听完了故事，驚訝地問。

“是他！他后來也承認了。”三班副說，“以后，沒几天，一排副發了瘧疾，連長把他从伐木場調回連部休养，可他咋呆得住呢？常常帶病去參加砌磚、燒窯，真是豁出命來干哩！”

“可他为什么要打碎紀念碑哩？”記者問。

“就有这么怪。他不肯對我們說，有时，我們對他談起这事，他就說：‘我对不起同志們，讓大家費了那么大勁！’要不就說：‘那是瞎扯淡，胡鬧！’有一次我們逼得緊了，他才挤出

一句：‘那是塊廢物！’以後一談到這事，他干脆就溜走了。可有一件事，往後，當他一看到‘×××到此……’一類的話，他就要把它擦掉。擦時，還好像氣得不行呢。人家還看見，他沒事就坐到那棵大菁樹底下，眼睜睜的看著新營房，經常一坐呀就好幾分鐘！”

“這樣說，他是不是多多少少有點消極情緒？”記者像追究問題一樣地問。

一點也不。提起咱們一排副來，全連沒一個不豎大拇指的。哦，記者同志，如果你要知道這事，最好去問醫助，醫助的確吃了一排副不少苦頭呢。”

記者不能完全相信三班副的話，戰士們談起他們所佩服的人來總是難免有些誇大的。幾年來作“記者”工作的經歷把他養成對一切事物都有極強的探求欲。這個羅幼學嘛，他要親自去了解他；只有自己的耳朵聽到，眼睛看到，鼻子聞到的事情他才能相信。最初幾天里，他已經從各方面觀察了羅幼學：第一件和三班副所說的就不符合，他並不是“寬寬的臉膛紅泛泛”，他的臉是黃黃的。這是因為他害瘧疾還沒好。他時常不听醫助的話偷偷地跑出去，不聲不響的工作。他的言談舉止是安靜的。這樣，記者就暗暗地給他下了結論：這個人可能工作上真的不錯，可是並不活躍。

一天，記者到工地看了看，工地在休息時間里是活躍的：有跳舞的，有打撲克的，這一边，有一堆人在斗臂力。記者走過去，剛好看見一對氣力相當的人在斗哩。誰也不願輸，逗得看的人不斷地鼓掌、喊叫：“加油呀，加油呀！”羅幼學也披着一件衣服，叉着兩手站在對面看。

“哈，真有意思！”三班副跳過來跳過去的喊着。他是剛

跳完舞跑來的，臉上還紅一塊白一塊。他發現了站在一邊安靜地微笑着的羅幼學，就眉頭一皺，有了點子了。“排副，怎樣？咱們來一下吧，敢嗎？”

經他這一說，大家都看一排副了。羅幼學知道三班副是在故意挑逗他，要出他洋相的，所以他還是像剛才一樣的站着，不去理他。

“瞧，一排副那麼瘦，還能斗得過你？”有人幫腔說。

“去！你懂個屁！人家一排副是骨里壯嘛。”三班副說。

“算啦，你還挑？要是一排副不病，你三個還頂不上他一個呢！”有人抱不平說。

這人好心好意說一句公平話，可把羅幼學惹惱了，他臉一紅，把衣服一丟，說：“誰說我病了？來！”他走到三班副跟前，伸出筋肉凸起的手，挑戰了。

三班副正要挑他出來哩，不想自己找上門來了。他說：“唔，來就來！”就把衣服一脫，抓住羅幼學的手，又說：“先講好，輸了可別怨我！”

“行！”他們兩個開始了。羅幼學還沒等三班副運足氣力，就把手一翻，把三班副的手壓到下面了。這惹得旁邊的人樂得流眼淚，有人叫：“干脆！利爽！三班副活該！”“吹牛的人輸啦！”也有“唯恐天下不亂”的人叫着：“三班副，不要服輸，再來！再來呀……”

而那一個早就嚷開了：“這不算，這不算，你不老實！”

“不服輸？重來！”羅幼學爽快地說。

他們又開始了。三班副運足氣力，憋得脖頸上暴起多大兩條筋。而羅幼學呢只是保持手的平衡，兩眼看着三班副的臉。這叫以守為攻法。他讓過三班副的一次沖鋒，兩次沖

鋒……急得旁边的人乱叫：“加油，加油！”“一排副要輸了！”……罗幼学还是不动声色。待到三班副三次冲鋒刚过，他就猛的一下，手只一翻，三班副就像皮球一样，“嗤”的洩了气了；他羞得臉紅脖子，軟癱癱地走过一边，但嘴里还說：“这算什么！这算什么！他用詭計，詭計！”

罗幼学走过去拿起衣服，披在肩上，得意洋洋地走到三班副跟前說：

“还不服輸？重來！”

“哎呀，饒了我吧，你还没把我的洋相出够？”这时，三班副厚臉皮的笑着討饒了。

罗幼学甩甩手走了。

罗幼学还很小的时候，爹娘就給人逼死了，一家地主把这个孤兒收到家里当長工。有一年，罗幼学病了，那家地主就像扔破布爛片一样，把他从家里赶出來。这样，这个十三歲的孤兒，就在風里雨里，东庄西村的討飯吃。这种生活呀，就是把大伯、大媽叫臭了，舌头卷短了，嘴唇磨薄了，也僅僅得个一飢半飽。有一天，他听見人家說鄰縣有共产党領導的游击隊，那是一支为窮人的隊伍。这孩子第一次考慮自己的前途，就選擇了一条战斗的道路。他赶了一百多里地，参加了这支部隊。在战士当中，罗幼学是最能把仇恨埋在心里的人，也是最能把仇恨变成力量的人。过去的生活把他养成少年老成，他爱沉默。

一天下午，罗幼学只穿一件破襯衣，头上包着一塊变成了黄色的白布。他正在飛快地砌着磚，兩只手像是近代化的机器：一只手从站在下面的同志手里接上土坯，随后准确地砌下去；一只手拿着工具，不断地搞平泥漿，戳一戳剛砌下

去的土坯，使它砌得牢一点。看他那勁兒，真像工作起來連氣也不想透了哩！

“怎么？老盧，來找缺點、尋錯誤了吧？”一个战士头也不抬的，开玩笑說。因为工程員老盧，剛到他旁邊，不斷地用手搖搖磚，又看看鋪在底下的泥勻不勻。然後，站着看羅幼學工作，他的神氣像監工一樣。

“噫，一排副，你這流水作業法真不賴！才學幾天？你們組一天能砌多少啦？”工程員像沒有聽見那個戰士的話，徑向羅幼學說。

“不多，四千來塊。”那一個安靜地說，寬臉膛上露了一下笑容。

“噹，”工程員又噹了一聲。“你們真成了先進工人啦……”

工程員走開了。不久，就聽見他在砌牆基的地方發脾氣。

“不行不行，你看牆基歪了，得重砌！”工程員大聲說。

“咋不行？歪一點怕啥？”一個戰士愛理不理地說。

“不行不行，重砌！”工程員一邊叫着，一邊就用手去把砌好的牆基推倒。

“你叫啥？你叫啥？”有一個戰士說，過去推開工程員。

“怎么，你們不服從命令！”工程員叫着，“我到連部告你們去！”說完，他氣沖沖地就往連部跑。

“慢點，老盧！”羅幼學不知啥時候跑過來了，攔住工程員說：“咱們好好給同志們說。同志們！……這牆基歪了，咱們重砌吧！”听了“同志們！”大家以為他會說很多話呢，其實他只有兩句話。這是他的特點：人們正愛听的時候，他的話

却忽然完了。

“歪一点怕啥哩？”刚才推开工程员的战士說。

“现在歪一点，将来砌上去，就歪很多了，来，重砌！”

“我们用了不少工哩，材料用了很多，不浪费啦？”

“那没办法，‘长痛不如短痛’，咱们的营房是永久性的，现在将就一点，以后倒下来，就成了大错啦！推倒它！”罗幼学說，兩只手按在牆基上，做着推的姿势。

战士们虽然还不顶乐意，可也终于說：“推倒它！”

牆基“轟”的倒下了。

罗幼学动员战士们清理牆基的乱石，把沙灰浆扫除掉，然后又和大家一起，重新一块一块地砌起。他的双手还是那么快捷，他的額上、兩頰上却沁出一粒一粒黄豆大的汗珠：他的瘡疾又要來了。

“一排副，你的修养真好……”工程员还在讚嘆。

“一排副，你休息一下吧，你看，恐怕你又要發瘡疾了！”一个战士忽然說，語調里充滿了同情。

“不怕。越休息越來得厉害，出出汗就好了。”罗幼学說，勉強地笑了笑。可以看得出來，他現在是很困难的。他的兩手顫抖着，当他去接一塊石头时，沒拿穩，石头“噠”的滑下來，把左手擦去了一層皮。战士们一下都圍過來，想幫助他。可他不在乎地說：“碍不了事，大家工作吧。”他从褲包里抽出一條手巾，用嘴撕開一半，就馬馬虎虎地包紮起傷口，又繼續干起來。

不知過了多久。忽然，医助气洶洶地走來了，一走到砌牆基的地方，他就像轟天雷一樣，張開大嗓門罵開了。不是罵罗幼学，是罵战士们：“太不像話了，你們……他是病号，

你們還讓他負擔那麼重的工作？”他走下來，拉住羅幼學，忽然用溫和的聲音說：“一排副，回去吧。”

羅幼學盯了他一眼說：“回去啥？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？”

“你說啥？這是我的責任，我得對你負責！”醫助說，又拉着羅幼學的手。

羅幼學掙脫醫助的手，冒火地說：“你羅嗦個啥嘛？”

於是，他們兩個就在工地上爭起來。醫助也冒火了，大聲地嚷嚷着，一個說，我根本用不着回去；另一個說，你非回去不可。最後，由於大家的幫助，醫助勝利了，羅幼學沉默地被醫助拉着走。

他們回到連部衛生所來，還繼續爭論着。不過，平時挺厲害的醫助，現在卻低声下氣；平時和和氣氣、很少說話的羅幼學，這時卻大發雷霆。真像三班副說的那樣：“他見到‘他’就像粉條泡在水裡一樣，渾身都軟啦！”

“幼學，你太厲害啦！”醫助說。原來他倆是同鄉，過去，曾在同一個地主家當長工；後來又是一同參軍的，感情一向很好。“我記得你從前不是像現在這個樣子的呀！”

“算了吧，”羅幼學氣沖沖地說，“還提小時候哩！那時候光知道揀石頭子玩，現在我們要干大事情。”

“不過，你要明白，我是為你好。”

“啥為我好？”听了這話，羅幼學更气了，說：“你們醫務人員就是這樣，有事沒事都拿着刀子、剪子在人家身上東划西划；阿的平老往別人嘴裡塞，把好人都吃得渾身發黃，連尿出來都是黃的！你好啥，好？”

“我不同意你的話，你罵醫務人員，你……你要負責！……”醫助也冒火了：“呸！倒楣！我是氣筒子？你的氣老往我

的身上發？你怎么不敢在戰士們面前發發脾氣？”

羅幼學这回笑了，說：“誰叫你老糾纏住我？戰士，我离开了戰士一点用处也沒有！你呀，我离了你才叫謝天謝地呢！”

醫助見羅幼學笑了，自己也就緩和下來，說：“好，好，好，不管你罵啥，你只要听我的話。幼學！真的，你要服从我，你要休養，你要好好休養！”

“去！去！去！誰耐煩你这一套？”羅幼學叫着。忽然，他改用一种親切的声調說：“醫助同志！我的好战友，你知道我的心里多着急呀？人民對我們的希望多迫切！他們希望我們赶快把營房建設起來，希望我們赶快把自己變成現代化、正規化的國防軍軍人。……我們現在又做得这样少，你想，我能为这屁大点病整天躺着，只讓戰士們去建設營房嗎？……”

“算啦，这些我們以后再談。吃藥吧。”

这天，太陽还没有出來，朝霞映紅了每个山头。过去这是荒山，現在經過戰士們的开拓而变得平坦的山头上，靜靜地屹立着已經盖起的美丽的營房；另一边，還沒完工的地方，那些土坯的牆、屋架都筆直地插向云霄。周圍被柔紗一样的霧气籠罩着。

羅幼學披着一件衣服，身子靠在一棵像傘一样、枝叶向四面八方伸張着的大青樹上。他手里拿着一根狼尾草，不断的捏來捏去，眼睛就注視着那些嶄新的營房。这时他的腦子里像有很多事情，又像一件事情也沒有。

……他像那万里長江，表面上很平靜，骨子里却在激烈地翻滾着。

“一排副，你想啥？”記者从他背后微笑着看他，問。

“哦，記者同志！”羅幼學被這猛然的問話嚇了一跳。他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說：“啥也沒想。”

“我好久就想找你談談了。咱們到那邊走走吧，”記者向工地點點頭說。

“好，”羅幼學隨口答應，他顯然有些不願意，因為記者打斷了他的思路。

他們並排地在一条小路上慢慢地走着。

他們隨便扯了一些閑話，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路。到一個地方，記者突然站下來，看着對面。

鮮艷的朝霞掛在東邊天上，它的紅色的光輝映照邊地。黑青色的、茂盛的樹叢中，在鮮紅的櫻桃花、白色的月季、紫色的牽牛花叢中，金黃的營房射出赤色的光彩。光彩，是這樣強烈！使人在看它時，必須要睜縫起眼睛，就像在人們碰到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時一樣：既要閉起眼睛來享受幸福的滋味，又要睜開一縫來偷看這幸福場景的一瞬間。在這荒蕪的山上能出現這樣美麗的、現代化的營房建築不是奇跡嗎？能看到這奇跡，並且能長期地住在里面，捍衛邊地，捍衛祖國，這不是幸福嗎？是的，太幸福了！記者覺得心被激動得就要跳出來了。不，在一個人的平凡的生命中經受這樣的幸福的瞬間是不會多的，只有一次。

“事實證明：我們的戰士是開天辟地的英雄漢！”記者像自言自語地說。

後面沒反應。記者轉過身去看，只見羅幼學正專心專意地用手擦着寫在一棵樹樁上的幾個字。模模糊糊地看出：“309327 支隊 8 大隊營房奠基紀念。1953 年 7 月。”看着、看着，記者又想起了他剛到這個連來時，三班副介紹的關於

紀念碑的事來。

“罗幼学同志，在伐木隊的时候，有一塊紀念碑是你把它打碎的吧？”他問。

“是我。那是一塊廢物，白費了同志們很多功夫。”罗幼学坦白地說。

“为什么說‘白費’？同志們这样辛苦地在这里工作，誰都想給后代留个紀念呢。”

“为什么要那东西做紀念！这个就是最好的紀念！”罗幼学手一揮，指着金黃的营房說。

記者有点驚訝，他随着罗幼学的手，重新注視着营房，好像剛才看得太草率，遺漏了什么，現在再重新看过一样。

“記者同志，我都給你說吧！”罗幼学激动地說，“不錯，当时听了那塊石碑不值錢的話，我是很不好受的，那天晚上我想來想去睡不着，后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悄悄的爬起來把它打得沒一塊整的。我这样做，同志們会說什么，我就不管了。你看！現在根本用不着另外去豎什么紀念碑；营房，它就是最好的紀念碑！”他微笑了，接着，又幸福地說：“人民战士的工作成績就是永久的紀念碑——真正的紀念碑，在这种紀念碑上，什么話也不用寫，可人民啥都能从上面讀到……”

揭穿了這個，罗幼学就再也不是難于理解的了，而是很平凡的人了。啊！祖國有多少战士在杰出地創造着紀念碑呀！

“罗幼学同志，你的想法很高貴，很正确……”記者激动地說。这激动使他不可能把話說下去。他抓住罗幼学的手，邀他向前面走去。